

游
仙
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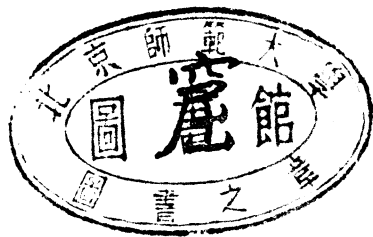


張
文
成
著

游

仙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


游

仙窟 張文成著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捌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(上海新開路一七四五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
字數：二三、〇〇〇字 印數：〇〇〇—一四二、一〇〇冊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耗冊二分之一 印張：一又四分之三
類別：文學—小說 書號：第五號 定價：一角八分

游
仙
窟

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『導河積石，至于龍門。』即此山是也。

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運命之迍邐，歎鄉關之眇邈。張騫古迹，十萬里之波濤；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墮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；高嶺橫天，刀削岡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。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

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，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此是神仙窟也，人踪罕及，鳥路纔通。每有香菓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

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忽至松柏巖、桃花澗，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

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，余乃問曰：『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，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。』女子答曰：『兒家堂舍賤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』余答曰：『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』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

余問曰：『此誰家舍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』余問曰：『崔女郎何人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花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愁生；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；弱

體輕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」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〔六〕之聲；僕因詠曰：「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求天。」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，報余詩曰：「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。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」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，余卽詠曰：「斂笑偷殘豔〔七〕，含羞露半脣。一眉猶叵耐〔八〕，雙眼定傷人。」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「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。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！」

于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徙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？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「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

見文君〔二五〕；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〔三〇〕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；合
香橫陳，何曾愜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；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
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〔三一〕；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
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皸皸橫波，翻
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熟疑地上無花；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
面，百遍燒粧〔三二〕；南國傷心，千迴撲鏡〔三三〕。洛川迴雪〔三四〕，只堪使疊衣裳；
巫峽仙雲〔三五〕，未敢爲擎鞦韆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費黃金〔三六〕；念交甫之心
狂，虛當白玉〔三七〕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
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；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；不憶吞
刃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；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
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故相逢，卻交

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。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』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『向來劇戲（三）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』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『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懣着心口。令人頗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。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花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情更覓新。莫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佯（五）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』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。驚覺，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快，復何可論！余因乃詠曰：『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』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卽欲燒却，余卽詠曰：『未必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

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〔四〕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鷁之間；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乾煩，實爲傾仰。』十娘問曰：『上客見任何官？』下官答曰：『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；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筦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；馳驟下寮，不遑寧處。』十娘曰：『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過？』下官答曰：『比不相知，闕爲參展，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』

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：『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』下官遂巡而謝曰：『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，才非賈誼〔五〕，豈敢昇堂！』十娘答曰：『向者承聞，謂言凡客，拙爲禮貶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，此間疎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昇堂何須進退。』遂引入中堂。

于時金臺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〔六〕之新開，乍如靈光〔七〕之且敞。梅

欲相燃。』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裏拈衣，袿服靚粧，當階正履。余又爲詩曰：『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艷色浮粧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，何處不輕盈。可憐嬌裏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矐矐〔三〕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，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看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幘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裏芙蓉堪摘得。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靨疑織女留星去〔三〕，眉似恆娥送月來〔三〕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嫵媚〔三〕返卻迴。』余遂止之曰：『既有好意，何須却入？』然後逶迤迴面，嫵姍〔三〕向前。

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『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；誰知對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！』十娘曰：『向見詩篇，謂言凡俗；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！』

僕因問曰：『主人姓望何處？夫主何在？』十娘答曰：『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就成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屢侵邊境。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癸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；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卽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卽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翦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』

僕斂容而答曰：『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。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食鼎，積代衣纓。長戟高門，因循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淪潛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

梁柱棟，疑飲澗之長虹；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矯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礫含星；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；高閣三重，悉用瑠璃之瓦。白銀爲壁，照耀於魚鱗；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雁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；見儻闥之門庭，看看眼礮。遂引少府昇階。下官答曰：『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？』十娘曰：『男女之禮，自有尊卑。』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『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亦應自來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』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

十娘共少府語話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障擘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翠衫，金薄塗丹履。余乃詠曰：『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疑爭夜，頰上花開似鬪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頰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迴死。』

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錦袖騏驎兒，刺繡裙腰鸚鵡子。觸處盡開懷，何曾有不佳。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婢〔善〕。傍人一一丹羅韞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』

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『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屆此，不及傷神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僊勉王事，豈敢辭勞。』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：『今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』下官曰：『昨夜眼皮瞶〔善〕，今朝見好人。』

卽相隨上堂。珠玉驚心，金銀曜眼。五彩龍鬚席，銀繡緣邊氈，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〔善〕；馬瑙真珠，並貫頗梨〔善〕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；蘭草燈心，並燒魚腦〔善〕。管絃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盞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僕曰：『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』五嫂爲人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『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』

下官曰：『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』十娘曰：『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。』
下官答曰：『必其不免，只須身當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』衆
人皆大笑。

一時俱坐，即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升已來，金鈕銅環。
金盞銀盃，江螺海蚌〔五〕。竹根細眼，樹癭蝸唇。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。觴則兕
觥，犀角〔五〕，筴筴然〔五〕。置於座中，杓則鵝項、鴨頭，汎汎焉浮於酒上。遣小婢細
辛酌酒，並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『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徑須把取。』
十娘則斜眼佯瞋曰：『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會些頻頻相弄！』五嫂曰：『娘子把
酒莫瞋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』

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五嫂曰：『何爲不盡？』下官答曰：『性飲不多，恐爲
顛沛。』五嫂罵曰：『何由叵耐！女婿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，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

衆諸！』十娘謂五嫂曰：『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』五嫂起謝曰：『新婦錯大罪過。』因迴頭熟視下官曰：『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，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』下官起謝曰：『昔卓王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，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籍之賢人。』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』十娘曰：『遺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』

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僕乃詠曰：『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，迴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』十娘應聲卽詠曰：『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。渠未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』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，下床起謝曰：『向來唯覩十娘面，如今始見十娘心。足使班婕妤〔六〕扶輪，曹大家〔七〕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，共代而論哉！』請索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抄詩訖，十娘弄曰：『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，亦自能書，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』下官曰：『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，誰知玉貌，恰有金

聲。』十娘曰：『兒近來患癩，聲音不徹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』

十娘來語五嫂曰：『向來純當漫劇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當作酒章。』五嫂答曰：『奉命不敢，則從娘子。不是賦古詩云，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科罰。』十娘卽遵命曰：『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』次，下官曰：『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』五嫂卽曰：『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』又次，五嫂曰：『不見復關〔卷〕，泣涕漣漣。旣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』次，十娘曰：『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』次，下官曰：『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謂余不信，有如皦日〔卷〕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「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」誠能思之，何遠之有！』

其時，綠竹彈箏；五嫂詠箏曰：『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併在渠。莫怪向者頻聲戰，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〔卷〕；眼多本自令渠愛，口少元來每被侵。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』下官又謝曰：『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，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』

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鱈條〔卷〕，西山鳳脯；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；雁醢〔卷〕，荇菹〔卷〕，鶉臙〔卷〕，桂糝〔卷〕；熊掌兔脾，雉臠〔卷〕，豺唇。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十娘曰：『少府亦應太飢。』喚桂心盛飯。下官曰：『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飢。』

十娘笑曰：『莫相弄！且取雙六〔卷〕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』僕答曰：『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』十娘問曰：『若爲賭宿？』余答曰：『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臥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臥一宿。』十娘笑曰：『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

步行則漢騎驢，總悉輸他便點。兒遞換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」五嫂曰：「新婦報娘子，不須賭來賭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」十娘曰：「五嫂時時漫語，浪與少府作消息。」下官起謝曰：「元來知劇，未敢承望。」

局至，十娘引手向前。眼子盱眙〔善〕，手子溫臍〔善〕。一雙臂腕，切我肝腸；十箇指頭，刺人心髓。下官因詠局曰：「眼似星初轉，眉如月欲消。先須捺後腳，然使勒前腰。」十娘則詠曰：「勒腰須巧快，捺腳更風流。但令細眼合，人自分輸籌。」

須臾之間，有一婢名琴心，亦有姿首，到下官處，時復偷眼看；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語瞋曰：「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皺眉，張郎不須斜眼。」十娘佯捉色瞋曰：「少府關兒何事，五嫂頻頻相惱！」五嫂曰：「娘子向來頻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眇朝來頓引？」十娘曰：「五嫂自隱心偏，兒復

何曾眼引。』五嫂曰：『娘子不能，新婦自取。』十娘答曰：『自問少府，兒亦不知。』

五嫂遂詠曰：『新花發兩樹，分香遍一林。迎風轉細影，向日動輕陰。戲蜂時隱見，飛蝶遠追尋。承聞欲採摘，若箇動君心？』下官：『爲性貪多，欲兩花俱採。』五嫂答曰：『暫遊雙樹下，遙見兩枝芳。向日俱翻影，迎風並散香。戲蝶扶丹萼，遊蜂入紫房。人今總摘取，各著一邊廂。』五嫂曰：『張郎太貪生，一箭射兩垛。』十娘則謂曰：『遮三不得一，覓兩都盧〔善〕失。』五嫂曰：『娘子莫分疎，兔入狗突裏，知復欲何如！』下官卽起謝曰：『乞漿得酒，舊來伸口；打兔得麪，非意所望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和合此事！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處，談道兒一錢不直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向來承顏色，神氣頓盡；又見清談，心膽俱碎。豈敢在外談說，妄事加諸？忝預人流，寧容如此！伏願歡樂盡』

情，死無所恨！』

少時，飲食俱到：薰香滿室，赤白兼前。窮海陸之珍羞，備川原之菓菜。肉則龍肝鳳髓，酒則玉醴瓊漿。城南雀噪之禾〔去〕，江上蟬鳴之稻〔去〕。鷄臙雉臙〔去〕，鼈醢鶉羹。椹下肥肫〔去〕，荷間細鯉。鵝子鳴卵，照曜於銀盤；鱗脯豹胎，紛綸於玉疊。熊腥純白，蟹醬純黃。鮮鱠共紅縷爭輝，冷肝與青絲亂色。蒲桃甘蔗，櫻棗〔去〕石榴。河東紫鹽，嶺南丹橘。燉煌八子柰〔去〕，青門五色瓜〔去〕。太谷張公之梨〔去〕，房陵朱仲之李〔去〕。東王公〔去〕之仙桂，西王母之神桃〔去〕。南燕牛乳之椒〔去〕，北趙鷄心之棗〔去〕。千名萬種，不可具論。

下官起謝曰：『予與夫人娘子，本不相識，暫緣公使，邂逅相遇。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，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謝。』五嫂曰：『親則不謝，謝則不親，幸願張郎莫爲形跡。』下官答曰：『既奉恩命，不敢辭遜。』當此之時，氣便欲絕，不覺轉

眼，時復偷看十娘。十娘曰：『少府莫看兒！』五嫂曰：『還相弄！』

下官詠曰：『忽然心裏愛，不覺眼中憐。未關雙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』十娘詠曰：『眼心非一處，心眼舊分離。直令渠眼見，誰遣報心知。』下官詠曰：『舊來心使眼，心思眼即傳。由心使眼見，眼亦共心憐。』十娘詠曰：『眼心俱憶念，心眼共追尋。誰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憐心？』

於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機警曰：『但問意如何，相知不在棗。』十娘曰：『兒今正意密，不忍即分梨。』下官曰：『忽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』五嫂曰：『當此之時，誰能忍奈！』〔允〕十娘曰：『暫借少府刀子割梨。』下官詠刀子曰：『自憐膠漆重，相思意不窮。可惜尖頭物，終日在皮中。』十娘詠鞞曰：『數捺皮應緩，頻磨快轉多。渠今拔出後，空鞞欲如何！』五嫂曰：『向來漸漸入深也。』

即索碁局，共少府賭酒。下官得勝。五嫂曰：『圍碁出於智慧，張郎亦復太

能。』下官曰：『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却。』五嫂曰：『何爲卽休？』下官詠曰：『向來知道徑，生平不忍欺。但令守行跡，何用數圍碁！』五嫂詠曰：『娘子爲性好圍碁，逢人劇戲不尋思。氣欲斷絕先挑眼，旣得速罷卽須遲。』十娘見五嫂頻弄，佯瞋不笑。余詠曰：『千金此處有，一笑待渠爲。不望全露齒，請爲暫頰眉。』十娘詠曰：『雙眉碎客膽，兩眼判君心。誰能用一笑，賤價買千金？』

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，十娘忽詠曰：『舊來心肚熱，無端強熨他。卽今形勢冷，誰肯重相磨！』下官詠曰：『若冷頭面在，生平不熨空。卽今雖冷惡，人自覓殘銅。』衆人皆笑。

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，金石並奏，簫管間響。蘇合彈琵琶，綠竹吹箏策〔卷〕。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鶴俯而聽琴〔卷〕，白魚躍而應節〔卷〕。清音叨

咩，片時則梁上塵飛〔卷〕；雅韻鏗鏘，卒爾則天邊雪落〔卷〕。一時忘味，孔丘留滯不虛〔卷〕；三日繞梁，韓娥餘音是實〔卷〕。十娘曰：『少府稀來，豈不盡樂！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勸作一曲。』亦不辭憚。遂卽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蟲蛆面子，妬殺陽城；蠶賊容儀，迷傷下蔡。〔卷〕舉手頓足，雅合宮商。顧後窺前，深知曲節。欲似蟠龍婉轉，野鶴低昂。迴面則日照蓮花，翻身則風吹弱柳。斜眉盜盼，異種嬌姑〔卷〕；緩步急行，窮奇造鑿。羅衣熠熠，似翠鳳之翔雲；錦袖紛披，若青鸞之映水。千嬌眼子，天上失其流星；一擗腰支，洛浦愧其迴雪。光前艷後，難遇難逢；進退去來，希聞希見。

兩人俱起舞，共勸下官。下官遂作而謝曰：『滄海之中難爲水，霹靂之後難爲雷。不敢推辭，定爲醜拙。』遂起作舞。柱心啞啞然〔卷〕低頭而笑。十娘問曰：『笑何事？』柱心答曰：『笑兒等能作音聲。』十娘曰：『何處有能？』答曰：

『若其不能，何因百獸率舞〔108〕？』下官笑曰：『不是百獸率舞，乃鳳凰來儀也〔109〕。』一時大笑。五嫂謂桂心曰：『莫令曲誤，張郎頻顧。』桂心曰：『不辭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』下官曰：『路逢西施，何必須識。』遂舞，著詞曰：『從來巡遶四邊，忽逢兩箇神仙。眉上冬天出柳，頰中旱地生蓮。千看千處嫵媚，萬看萬種嫵妍〔110〕。今宵若其不得，剩命過與黃泉！』又一時大笑。

舞畢，因謝曰：『僕實庸才，得陪清賞，賜垂音樂，慚荷不勝。』十娘詠曰：『得意似鴛鴦，情乖若胡越。不向君邊盡，更知何處歇！』十娘曰：『兒等並無可收採，少府公云：「冬天出柳，旱地生蓮」，總是相弄也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葉。』十娘應聲答曰：『少府頭中有水，何不生蓮花？』下官笑曰：『十娘機警，異同著便。』十娘答曰：『得便不能與，明年知有何處？』

于時硯在床頭，下官因詠筆硯曰：『摧毛任便點，愛色轉須磨。所以研難竟，

良由水太多。』十娘忽見鴨頭鑿子，因詠曰：『脣長非爲嘲〔一〇三〕，項曲不由攀。但令脚直上，他自眼雙翻。』五嫂曰：『向來大大不遜，漸漸深入也。』

于時乃有雙燕子，梁間相逐飛，僕因詠曰：『雙燕子，聯翩幾萬迴。強知人是客，方便惱他來。』十娘詠曰：『雙燕子，可可事風流。卽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』酒巡到十娘，下官詠酒杓子曰：『尾動惟須急，頭低則不平。渠今合把爵，深淺任君情。』十娘詠盞曰：『發初先向口，欲竟漸昇頭。從君中道歇，到底卽須休。』下官翕然而起，謝曰：『十娘詞句，事盡入神，乃是天生，不關人學。』五嫂曰：『張郎新到，無可散情，且遊後園，暫適懷抱。』

其園內，雜菓萬株，含青吐綠，叢花四照，散紫翻紅。激石鳴泉，疏巖鑿磴。無冬無夏，嬌鶯亂於錦枝，非古非今，花魴躍於銀池。婀娜蓊茸〔一〇四〕，清冷颼颼〔一〇五〕。鵝鴨分飛，芙蓉間出。大竹小竹，誇渭南之千畝〔一〇六〕；花含花開，笑河陽之一

縣〔107〕。青青岸柳，絲條拂於武昌〔108〕；赫赫山楊，箭幹稠於董澤〔109〕。

余乃詠花曰：『風吹遍樹紫，日照滿池丹。若爲交暫折，擎就掌中看。』十娘詠曰：『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。卽今無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』下官卽起謝曰：『君子不出遊言，意言不勝再。娘子恩深，請五嫂等各製一篇。』下官詠曰：『昔時過小苑，今朝戲後園。兩歲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。水明魚影靜，林翠鳥歌喧。何須杏樹嶺〔110〕，卽是桃花源〔111〕。』十娘詠曰：『梅蹊命道士，桃澗佇神仙。〔112〕舊魚成大劍，新龜類小錢。水湄唯見柳，池曲且生蓮。欲知賞心處，桃花落眼前。』五嫂詠曰：『極目遊芳苑，相將對花林。露淨山光出，池鮮樹影沉。落花時泛酒，歌鳥惑鳴琴。是時日將夕，攜樽就樹陰。』

當時，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，下官詠曰：『問李樹，如何意不同？應來主手裏，翻入客懷中？』五嫂卽報詩曰：『李樹子，元來不是偏。巧知娘子意，擲

菓到渠邊。』于時，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，十娘詠曰：『問蜂子，蜂子太無情。飛來踏人面，欲似意相輕？』下官代蜂子答曰：『觸處尋芳樹，都盧少物花。試從香處覓，正值可憐花。』衆人皆拊掌而笑。

其時，園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，應弦而倒。五嫂笑曰：『張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^{二二}；今見武功，又復子南夫也^{二三}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兩人耳。』十娘因見射雉，詠曰：『大夫巡麥隴，處子習桑間。若非由一箭，誰能爲解顏^{二四}。』僕答曰：『心緒恰相當，誰能護短長。一床無兩好，半醜亦何妨。』五嫂曰：『張郎射長塼如何？』僕答曰：『且得不闕事而已。』遂射之，三發皆遠遮齊，衆人稱好。十娘詠弓曰：『平生好須弩，得挽則低頭。聞君把投快，更乞五三籌。』下官答曰：『縮韃全不到，擡頭則大過。若令臍下入，百放故籌多。』于時，日落西淵，月臨東渚。五嫂曰：『向來調謔，無處不佳。時旣曠黃，且

還房室，庶張郎共娘子安置。」十娘曰：「人生相見，且論杯酒，房中小小，何暇忽忽！」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。屏風十二扇，畫障五三張。兩頭安綵幔，四角垂香囊。檳榔荳蔻子，蘇合二二〇綠沉香。織文安枕席，亂彩疊衣箱。相隨入房裏，縱橫照羅綺。蓮花起鏡臺，翡翠生金履。帳口銀虬裝，牀頭玉獅子。十重蛩駝二二七氈，八疊鴛鴦被。數箇袍袴，異種妖嬈。姿質天生有，風流本性饒。紅衫窄裏小擷臂，綠袂帖亂細纏腰。時將帛子拂，還投和香燒。妍華天性足，由來能裝束。斂笑正金釵，含嬌累繡褥。梁家妄稱梳髮緩二二〇，京兆何曾畫眉曲二二七。

十娘因在後，沉吟久不來。余問五嫂曰：「十娘何處去，應有別人邀？」五嫂曰：「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」言語未畢，十娘則到。僕問曰：「且來披霧，香處尋花；忽遇狂風，蓮中失藕。十娘何處漫行來？」十娘迴頭笑曰：「星留織女，遂處人間；月待恆娥，暫歸天上。少府何須苦相怪！」

於時兩人對坐，未敢相觸，夜深情急，透死忘生。僕乃詠曰：『千看千意密，一見一憐深。但當把手子，寸斬亦甘心。』十娘斂色却行。五嫂詠曰：『他家解事在，未肯輒相瞋。徑須剛捉著，遮莫造精神。』余時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，又詠曰：『千思千腸熱，一念一心焦。若爲求守得，暫借可憐腰。』十娘又不肯，余捉手挽，兩人爭力。五嫂詠曰：『巧將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。定知心肯在，方便故邀人。』十娘失聲成笑，婉轉入懷中。當時腹裏癡狂，心中沸亂，又詠曰：『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處傷。但若得口子，餘事不承望。』十娘嗔詠曰：『手子從君把，腰支亦任迴。人家不中物，漸漸逼他來。』十娘曰：『雖作拒張，又不免輸他口子。』口子鬱郁，鼻似薰穿，舌子芬芳，頰疑鑽破。

五嫂詠曰：『自隱風流到，人前法用多。計時應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』十娘曰：『昔日曾經自弄他，今朝并悉從人弄。』下官起，詔請曰：『十娘有一思事，

亦擬申論，猶自不敢卽道，請五嫂處分。』五嫂曰：『但道！不須避諱。』余因詠曰：『藥草俱嘗遍，並悉不相宜。惟須一箇物，不道自應知。』十娘答詠曰：『素手曾經捉，纖腰又被將。卽今輸口子，餘事可平章。』下官歛手而答曰：『向來惶惑，實畏參差。十娘憐愍客人，存其死命，可謂白骨再肉，枯樹重花。伏地叩頭，慙死罪。』五嫂因起謝曰：『新婦曾聞，線因針而達，不因針而繾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，已後之事不敢預知；娘子安穩，新婦向房臥去也。』

于時夜久更深，情急意密。魚燈四面照，蠟燭兩邊明。十娘卽喚桂心，并呼芍藥，與少府脫鞞履，疊袍衣，閣幙頭，掛腰帶。然後自與十娘施綾帔，解羅裙，脫紅衫，去綠袜。花容滿目，香風裂鼻。心去無人制，情來不自禁。插手紅禪，交脚翠被；兩唇對口，一臂支頭。拍搨奶房間，摩挲髀子上。一嚙一意快，一勒一心傷。

鼻裏痠癢，心中結繚。少時眼花耳熱，脈脹筋舒，始知難逢難見，可貴可重。俄頃中間，數迴相接。

誰知可憎病鵲，夜半驚人；薄媚狂鷄，三更唱曉。遂則被衣對坐，泣淚相看。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『所恨別易會難，去留乖隔，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，每一尋思，痛深骨髓。』十娘曰：『兒與少府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盡歡娛，忽嗟別離，人生聚散，知復如何！』因詠曰：『元來不相識，判自斷知聞。天公強多事，今遣若爲分！』僕乃詠曰：『積愁腸已斷，懸望眼應穿。今宵莫閉戶，夢裏向渠邊。』

少時，天曉已後，兩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勝。侍婢數人，並皆歔歔，不能仰視。五嫂曰：『有同必異，自昔攸然，樂盡哀生，古來常事。願娘子稍自割捨。』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。十娘乃作別詩曰：『別時終是別，春心不值春。羞見

孤鸞影，悲看一騎塵。翠柳開眉色，紅桃亂臉新。此時君不在，嬌鶯弄殺人。」
五嫂詠曰：「此時經一去，誰知隔幾年！雙鳧傷別緒，獨鶴慘離絃。怨起移醒後，愁生落醉前。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馬蹄穿。」
下官詠曰：「忽然聞道別，愁來不自禁。眼下千行淚，腸懸一寸心。兩劍俄分匣，雙鳧忽異林。慇懃惜玉體，勿使外人侵。」

十娘小名瓊英，下官因詠曰：「卞和山未斲〔二〇〕，羊雍地不耕〔二一〕。自憐無玉子，何日見瓊英？」
十娘應聲詠曰：「鳳錦行須贈，龍梭久絕聲。自恨無機杼，何日見文成？」
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。

遂喚奴曲琴，取相思枕，留與十娘以爲記念，因詠曰：「南國傳椰子〔二二〕，東家賦石榴〔二三〕。聊將代左腕，長夜枕渠頭。」
十娘報以雙履，報詩曰：「雙鳧乍失伴〔二四〕，兩燕還相屬〔二五〕。聊以當兒心，竟日承君足。」

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，留之與十娘，并贈之詩曰：『仙人好負局〔三六〕，隱士屢潛觀〔三七〕。映水菱光散，臨風竹影寒。月下時驚鶻〔三八〕，池邊獨舞鸞〔三九〕。若道人心變，從渠照膽看〔四〇〕。』十娘又贈手中扇，詠曰：『合歡遊壁水，同心侍華闕〔四一〕。颯颯似朝風，團團如夜月。鸞姿侵霧起，鶴影排空發。希君掌中握，勿使恩情歇！』

下官辭謝訖，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，直奉五嫂，因贈詩曰：『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贈佳期。裁爲八幅被，時復一相思。』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，因報詩曰：『兒今贈君別，情知後會難。莫言釵意小，可以掛渠冠。』

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，留與桂心，香兒數人共分。桂心已下，或脫銀釵，落金釧，解帛子，施羅巾，皆白送張郎，曰：『好去。若因行李，時復相過。』香兒因詠曰：『大夫存行跡，慇懃爲數來。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迴！』

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『犬馬何識，尙解傷離；鳥獸無情，由知怨別。心非木石，豈忘深恩！』十娘報詩曰：『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。愁來百處痛，死去一時休。』又詠曰：『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。日夜懸心憶，知隔幾年秋！』下官詠曰：『人去悠悠隔兩天，未審迢迢度幾年？縱使身遊萬里外，終歸意在十娘邊。』十娘詠詩曰：『天涯地角知何處，玉體紅顏難再遇；但令翅羽爲人生，會些高飛共君去。』

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別。行至二三里，迴頭看數人，猶在舊處立。余時漸漸去遠，聲沉影滅，顧瞻不見，惻愴而去。

行到山口，浮舟而過。夜耿耿而不寐，心熒熒而靡託。旣悵悵於啼號，又悽傷於別鵠。飲氣吞聲，天道人情。有別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，來宵一何長！比目絕對，雙鳧失伴。日日衣寬，朝朝帶緩。口上唇裂，胸間氣滿。淚臉千

行，愁腸寸斷。端坐橫琴，涕血流襟。千思競起，百慮交侵。獨嘖肩而永結，空抱
膝而長吟。望神仙兮不可見，普天地兮知余心。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覓十娘兮斷知
聞。欲聞此兮腸亦亂，更見此兮惱余心！

註釋

- 〔一〕 沌（ㄉㄨㄣˋ）澶（ㄔㄨㄢˊ）——艱難困苦的意思。
- 〔二〕 渺邈——遙遠、渺茫。
- 〔三〕 張騫——漢武帝時人，曾經兩次出使『西域』（指玉門關和陽關以西的地方），到過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和烏孫等國，並探求過黃河的源頭。
- 〔四〕 伯禹——即夏禹。傳說他治洪水的時候，曾經從積石山開始疏導黃河。
- 〔五〕 天衣錫鉢——神仙穿的衣服和使用的器物。
- 〔六〕 沂（ㄩㄢˋ）——逆流而上的意思。
- 〔七〕 博陵、清河——唐朝人講究門第、族望，博陵、清河兩個地方的崔姓是唐朝有名的大族，因此這兩個地方就成爲崔姓的『郡望』。
- 〔八〕 潘安仁——潘岳字安仁，晉朝人，容貌美麗。他年青時在洛陽，每一出門，就有許多婦女手牽着手把他的車子圍住，拋給他果子，把車子裝得滿滿的。
- 〔九〕 崔季珪——崔琰字季珪，三國時魏國的人，風度威嚴。有一次，曹操要接見匈奴使者，怕自己相貌不好，受匈奴使者輕視，就叫崔琰穿自己衣冠，代替接見匈奴使者。

〔一〇〕逶迤（ㄨ）——有各種不同的意義，這裏是窈窕的意思。後面提到崔十娘「逶迤迴面」和五嫂起舞時的「逶迤而起」，都是婉轉的意思。

〔二〕荏（ㄖㄣˊ）苒（ㄖㄢˊ）——苒借作「染」，柔軟的意思。

〔三〕韓娥——戰國時的著名歌女。

〔三〕宋玉——戰國時楚國的著名文學家，容貌美麗。

〔四〕絳樹——三國時魏國的著名美人，善歌舞，傳說她能同時發聲歌唱兩隻不同的曲子。

〔五〕青琴——古代神話中的仙女。

〔六〕箏——古代的一種絃樂器。

〔七〕靨（ㄩㄝˋ）——面上的酒渦。

〔八〕叵（ㄨㄛˋ）耐——叵是「不可」二字說快了的變音，叵耐就是不可忍耐。這裏是用反語來形容十娘眉峯的嫵媚。

〔九〕文君——卓文君是漢朝蜀郡臨邛人。有一次，卓文君的父親卓王孫宴請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。在宴會上，司馬相如彈琴。這時，卓文君正死了丈夫，住在父親家裏，她聽見琴聲，對司馬相如發生愛慕。後來，他們就一起逃到成都。

〔三〇〕弄玉——古代神話：弄玉是春秋時秦穆公的小女兒。有一個人叫做蕭史，善吹簫，聲音非常悅耳，引起弄玉的愛慕。於是，秦穆公就把弄玉嫁給蕭史。蕭史教弄玉吹簫，由於簫聲

和鳳的鳴聲一樣，把鳳凰都招來了。

〔三〕 韓壽——晉朝人，他和賈充的女兒賈午相戀。有一次，賈午偷偷把晉武帝賜賈充的奇香送給韓壽，被賈充發現了，賈充就把賈午嫁給韓壽。

〔三〕 西施燒粧——西施是春秋時越國的著名美人。這裏用來形容崔十娘的美麗，認為連西施都感覺到自己不如，只有把面孔遮掩起來，並一再燒燬自己的粧飾。

〔三〕 南國撲鏡——南國指漢水的女神。這裏也是用來形容崔十娘的美麗，認為連漢水女神看見都非常傷心，覺得自己比不上，許多次把鏡子摔破，不願再照。

〔三〕 洛川迴雪——指洛水的女神。三國時魏國詩人曹植在洛神賦裏形容洛神說：『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』（飄飄然好像流風把雪捲起來一樣）。這裏的『洛川迴雪』就是用的這個典故。

〔五〕 巫峽仙雲——指巫山的女神。古代神話：楚王在高唐地方夢見一個女人，她說自己是巫山女神，白天變化爲雲彩，夜晚變化爲細雨。楚王特地爲她建了一所廟宇，就叫做『朝雲』。

〔六〕 秋胡——春秋時魯國人，他在新婚的第五天上，就到陳國去了。五年以後，在回家途中，秋胡看見一個美麗的婦女正在採桑，就把金子送給她，但是被拒絕了。秋胡回家後，才知道原來就是自己的妻子。

〔七〕 交甫——古代神話：江水女神江妃的兩個女兒，在江邊玩耍，遇見了鄭交甫。鄭交甫看見她們很美麗，心裏愛慕，江水女神的女兒也把自己的白玉珮送給他。但是鄭交甫還沒有

走多遠，就發見玉珮不見了，再回頭看，這兩個女孩子也同時不見了。

〔元〕 劇戲——玩笑。

〔二元〕 倡伴——徘徊，有時也寫作倘伴。

〔三〇〕 賺（カ一マ）話（厂メマ）——低垂的意思。

〔三一〕 織女——星名。古代神話：織女是天帝的孫女。

〔三二〕 恆娥——就是嫦娥。古代神話：嫦娥本來是后羿的妻子，后羿從西王母那裏要來了一種不死神藥，她偷來吃了，跑到月亮裏去，就成爲月中的女神。因爲漢文帝的名字叫做劉恆，

漢朝人爲了避諱，把恆娥改成嫦娥。

〔三三〕 嫫（一ム）媪——羞澀的意思。

〔三四〕 姬（一丫）姁（イ丫）——嬌媚的意思。

〔三五〕 太原——是王姓的郡望，這裏就是說崔十娘的嫂嫂是王家的第三個女兒。

〔三六〕 南陽——是張姓的郡望。

〔三七〕 黃石——漢朝張良年青時，曾遇着一個老人，送了他一部書，並對他說：『你讀了這書，就可以作帝王的先生；十三年後，你看見濟北穀城山下的黃石，那就是我了。』後來，張良果然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，並在穀城山找着了那塊黃石。

〔三八〕 白水——漢朝的著名科學家和文學家張衡，是南陽西鄂人；南陽的白水鄉是漢光武帝起兵

的地方，因此後來就往往用白水來指南陽。

〔三〕 七葉貂蟬——漢宣帝做皇帝，大臣張安世的功勞很大，因此漢宣帝就任命他做大司馬，並封爲富平侯。張安世的子孫更連續做着大官，前後一共有十幾個人。晉朝詩人左思在詠史詩裏說張安世這一家是「七葉珥漢貂」。貂蟬是漢朝官吏帽子上的裝飾。

〔四〕 五重卿相——漢朝張良本是戰國時韓國的貴族，祖父張開地曾經做過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三朝的相，父親張平也曾經做過釐王和悼惠王兩朝的相，因此張良這一家是「五世相韓」。

〔五〕 青州刺史博望侯——漢朝張騫隨着大將軍衛青去攻打匈奴，因爲他知道有水草的地方，勝利以後就被封爲博望侯。但是張騫並沒有做過青州刺史，這裏作者也許用典有誤，或是別有所指。

〔六〕 廣武將軍鉅鹿侯——晉朝的著名學者和政治家張華，曾經被封爲廣武侯，這裏的廣武將軍鉅鹿侯也許就是指的張華。

以上從註〔三〕至此，都是作者把古代姓張的名人作爲祖先，來炫耀自己門第的高貴。

〔七〕 賈誼——漢文帝時人，年青時學問就非常好。有一次，漢文帝在宣室（漢朝未央宮前殿的正室）召見賈誼。漢文帝問他鬼神的事情，賈誼詳細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，說到夜半，還沒有說完。漢文帝愈聽愈感覺興趣；等到賈誼說完以後，他嘆息說：「好久沒有看見賈

生，自己以爲能夠超過他了，現在才知道仍舊不如！」

〔四〕銅雀——台名，是曹操建造的，非常華麗，遺址在今河南臨漳縣。

〔五〕靈光——漢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喜歡建造宮殿，靈光殿就是他建造的許多宮殿之一，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。

〔四六〕甕（ワヅ）——安裝屋瓦的樣子。

〔四七〕的皤（カト）——就是燦爛、明亮的意思。

〔四八〕儻閱——明朗。

〔四九〕眼瞤——眼睛裏摻進了砂土，就叫做瞤。這裏是說，猛然看見了這些豪華的建築，晃耀得眼睛都張不開，就像摻進了砂土一樣。

〔五〇〕周匝——周到。

〔五一〕曄曄（一せ）——光輝照耀的樣子。

〔五二〕娃婢（女孀）——嬌媚的樣子。

〔五三〕矚（目メ）——就是眼跳。

〔五四〕優曇花——又叫做優曇鉢花，傳說三千年才開一次花。

〔五五〕頗梨——就是玻璃。

〔五六〕魚腦——用人魚的腦子來代替油。

〔五〕 海蟬——蟬就是蚌字。

〔五〕 兕（公）觥（公）犀角——都是酒杯，這是用兕（野牛）和犀的角做成的。

〔五〕 甗甗（X九 X九）然——滿滿的意思。

〔六〕 鑿壁——三國時魏國的阮籍和山濤，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山濤的妻子韓氏問他：「誰是你最好的朋友呢？」山濤就舉出阮籍和另一個朋友嵇康。韓氏說：「我要看一下可以嗎？」

山濤答應了。有一天，阮籍和嵇康兩人來看山濤，山濤就留他們住在家裏。夜裏吃飯的時候，韓氏在壁上鑿個洞偷看了一下。山濤進來以後，就問：「他們比我怎樣？」韓氏回答說：「你的才能是不如他們的。」

〔六〕 班婕妤——漢成帝的妃子，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女子，作有怨歌行等詩賦。

〔六〕 曹大家（公）——漢朝史學家班固的妹妹，名班昭，她丈夫是曹世叔，因此當時人叫她做曹大家。班固沒有寫完的漢書，是由她繼續完成的。

〔六〕 復闕——古代衛國邊疆上的關名。這四句詩見於詩經的衛風，題目叫做碩，是一個女孩子的戀詩，復闕是他戀人來時經過的地方。

〔六〕 暎（日）日——光亮的太陽。

〔六〕 尺八——古代的一種管樂器，相當於現在的簫。

〔六〕 鱖（魚）——魚類的一種。

- 〔宅〕 醢（尸旁）——肉醬。
- 〔六〕 苻（丁丨丨）菹（尸丨）——苻，菜的一種，又叫做香菜。苻菹就是醃苻菜。
- 〔充〕 鶉臠（く丨乃）——就是鶉鷄肉湯。
- 〔七〇〕 糝（ム乃）——米粉湯。
- 〔七一〕 雉臠（七メレ）——野雞尾上的肉。
- 〔七二〕 雙六——古代賭博的一種。
- 〔七三〕 盱（丁丨）矚（力又）——明亮。
- 〔七四〕 臘（メレ）臠（メレ）——肥白。
- 〔七五〕 都盧——當時的口語，有統統、完全等意思。
- 〔七六〕 雀噪之禾——古代傳說：在雍州城的南面，有一對銅雀，它第一次叫，五穀就開始生長；第二次叫，五穀就成熟了。
- 〔七七〕 蟬鳴之稻——有種稻是在舊曆七月裏成熟的，這正是夏天蟬鳴的時候，就叫做『蟬鳴稻』。
- 〔七八〕 雉臠（尸メレ）——雉（野雞）肉做的湯。
- 〔七九〕 糝臠（メレ）——糝，桑果，臠，小豬。小豬吃了桑果，就特別肥壯。
- 〔八〇〕 櫻（ロメ乃）棗——果實。
- 〔八一〕 嫩煌八子奈——古代沙州嫩煌縣出的奈，一房裏有八顆，就叫做『八子奈』。

〔八三〕青門五色瓜——青門是漢朝長安霸城門的俗稱，秦朝東陵侯召平窮困以後在這裏種瓜，就叫做『青門瓜』。

〔八四〕張公之梨——洛陽北邙山有張公的夏梨，味極香美，傳說全國只有這樣一株。

〔八五〕朱仲之李——房陵縣有一個人叫做朱仲，他園裏的繹李，是非常名貴的出產。

〔八六〕東王公——古代神話裏的仙人。

〔八七〕西王母神桃——古代神話：女神西王母種的仙桃，三千年結實一次。

〔八八〕牛乳之椒——椒在成熟的時候，房下垂像牛乳一樣，就叫做『牛乳椒』。

〔八九〕雞心之棗——雞心是棗的一種名稱，因為棗的形狀和顏色都很像雞心。

〔九〇〕『相知不在棗』等四句——這四句都是雙關語，棗關早，梨關離，杏關幸，柰關耐。

〔九一〕簞（ㄉㄢ）簞（ㄎㄞ）——古代的一種管樂器。

〔九二〕玄鶴聽琴——古代傳說：春秋時晉國的大音樂家師曠有一次彈琴，琴聲一響，就招來了許多玄鶴。

〔九三〕白魚應節——古代傳說：著名音樂家夔巴彈琴的時候，鳥兒和魚都會跟着節奏跳躍。

〔九四〕梁上塵飛——古代傳說：漢朝的著名歌人虞公，當他歌唱的時候，歌聲會把屋梁上的灰塵都震動得飛舞起來。

〔九五〕天邊雪落——古代傳說：大音樂家鄭師文在夏天彈琴，會影響到天時，可以霜雪紛飛。

〔九五〕孔丘留滯——孔丘在齊國聽了一次韶樂，非常快樂，三個月都不知道肉味。

〔九六〕韓娥餘音——古代傳說：韓娥到齊國去，走到雍門，因為缺少糧食，一路上就賣唱度日。她去了以後，歌聲還在屋梁間繚繞，三天沒有斷絕。

〔九七〕陽城、下蔡——這兩個地方是楚國王孫公子的封地，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裏形容東家的美女說：『嫣然一笑，惑陽城，迷下蔡。』這裏就借用來指一般的王孫公子。

〔九八〕媚（マ）姑——眉目傳情的意思。

〔九九〕啞啞然——形容大笑時的聲音。

〔一〇〇〕百獸率舞——尙書益稷篇裏記載着夔的話說：『我在石頭上敲敲拍拍，百獸都會跟着節奏一起跳起舞來。』這裏是桂心嘲笑十娘等的起舞。

〔一〇一〕鳳凰來儀——尙書益稷篇裏又記載着夔的話說：『簫韶奏了九次，鳳凰是都會飛來的。』

〔一〇二〕嫵妍——美麗。

〔一〇三〕嘯——吮。

〔一〇四〕蕪茸——茂盛。

〔一〇五〕鷹（ムギ）颯（ロ）——蕭瑟。

〔一〇六〕渭南千畝——漢朝時，渭河一帶的竹子很多，是這個地區的特殊出產。當時人說：要是誰在這個地方有一千畝竹子，那就等於一個千戶侯了。

〔一七〕 河陽一縣——晉朝潘岳在做河陽縣令的時候，在縣中各處都種上桃花。

〔一八〕 岸柳武昌——晉朝的荊州刺史陶侃，曾經在武昌的道路上遍種着楊柳。

〔一九〕 山楊董澤——春秋時，晉國董澤地方出產蒲柳，可以用來做箭幹，是很有名的。

〔二〇〕 杏樹嶺——古代神話：仙人董奉住在廬山，爲人治病。治好了大病，就叫這個人種五棵杏樹；治好了小病，種一棵杏樹。幾年以後，遍山都是杏樹，就叫做杏樹嶺。

〔二一〕 桃花源——晉朝詩人陶潛有一篇著名的文章，叫做桃花源記，說有漁人發見了桃花源，裏面的人都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
〔二二〕 梅蹊、桃澗——古代傳說：梅蹊是道士求仙的地方。桃澗則是人們遇到仙人的地方。古代神話：剡縣的劉晨、阮肇兩人在天台山裏迷了道路，十三天以後，把糧食都吃完了。他們看見深澗對面的山上有一棵桃樹，結着桃子，採來吃了；在這裏，他們又遇到兩個仙女。

〔二三〕 曹植——三國時魏國人，是著名的文學家。有一次，他的哥哥曹丕（魏文帝）限定他在七步以內作詩一首，他馬上就做成了。

〔二四〕 子南——春秋時，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很美，已經和公孫楚有了婚約，但是公孫黑又要強迫和她結婚。徐吾犯急了，就去找執政子產。子產說：『讓你妹妹自己選擇好了。』徐吾犯就把他們兩人都請來，讓他妹妹挑選。公孫黑打扮得很漂亮，把禮物放好就出去了。公孫楚穿着武裝，向左右兩旁各射了一箭，跳上車子就走了。徐吾犯的妹妹看了以

後，說：『子皙（公孫黑）固然長得漂亮，但子南（公孫楚）却像個大丈夫的樣子！』她就仍舊嫁給了公孫楚。

〔二五〕
解顏——春秋左氏傳上有一個故事說：賈大夫長得非常醜，他美麗的妻子不高興，三年都不說不笑。有一次，他們駕着車子一道出去玩，賈大夫一箭就射着一隻雉，他妻子高興，才開始說笑。

〔二六〕
蘇合——香的一種；另外一種說法是許多不同的香料煎在一起，因此才叫做蘇合香。

〔二七〕
蛩（ㄨㄥ）（ㄉㄨㄥ）——蛩是蛩蛩，駝（ㄨㄥ）是駝虛，古代叫做『比肩獸』。

〔二八〕
梁家梳髮——漢朝時，大將軍梁冀的妻子孫壽很美麗，她把頭髮梳成一種新奇的樣式，側在一邊，叫做『墮馬髻』。洛陽的婦女們都做效這種樣式。

〔二九〕
京兆畫眉——漢朝時，京兆尹張敞親自爲他的妻子畫眉，長安都在傳說：『張京兆畫的眉真是漂亮！』

〔三〇〕
卞和——戰國時楚國人，他在楚山得到一塊玉璞，很高興地獻給楚厲王。厲王叫玉工們來看，都說是石頭。厲王大怒，就砍掉卞和的右足。楚武王即位，卞和再去獻玉璞，武王叫玉工們來看，又都說是石頭。武王就把他的左足砍掉。到了楚文王即位，卞和抱着這塊玉璞，在楚山哭了三日三夜。文王知道這件事，就叫玉工把這塊玉璞開出來，果然是一塊寶玉。

〔二二〕 羊雍——古代神話：洛陽人羊雍伯住在無終山，山上沒有水，來往的人都感覺不便，他就

自動汲水來供給大家。有一個人喝了羊雍伯三年水，後來送他一斗石子，叫他種在土中，這樣就可以生出玉來。這個人更對他說：「你將來還可以娶到一個好媳婦。」說完以後，就不見了。當地徐家有一個女孩子很美，羊雍伯去求婚，徐家看不起他，就說：「你拿一對好的玉璧來，答應你的婚姻。」羊雍伯去看自己所種的石頭，果然生出玉來，他就拿去和徐氏結婚了。這塊種玉的地方，就叫做「玉田」。

〔二三〕 椰子——南國地方的人用椰子作爲枕頭。

〔二四〕 石榴——東國用石榴作爲枕頭。

〔二五〕 雙鳧失伴——古代神話：漢朝時，仙人王喬做葉縣的縣令，當他朝見過許多次以後，漢明帝奇怪爲什麼從來沒有看見他坐過車馬。有一次，漢明帝就叫人偷看：王喬究竟是怎樣來的。這個人報告說：「當他來的時候，有兩隻鳧鳥從東南飛來。」後來，漢明帝叫人張着網等在那兒，鳧鳥來了，網着以後，原來是王喬的兩隻鞋子。這裏是借用來作爲履的意思。兩燕相屬——古代神話：晉朝時，仙人鮑靜做南海太守，有一次，他急於要去朝見皇帝，就化作一對燕子。有人看見燕子飛進城門，用東西向它投去，燕子落下地來，原來是鮑靜的一雙鞋子。這裏也是借用來作爲履的意思。

〔二六〕 負局——古代神話：仙人負局先生住在吳市，爲人磨鏡子。這裏借用來作爲鏡的意思。

〔三七〕 隱士潛觀——古代神話：每一種生物到了年老的時候，都能變化爲人形，來迷惑人，但是在鏡子裏面却能看到它的原形。因此在深山隱居的道士，背上都懸着一面九寸大小的鏡子，這樣就可以看出誰是妖物了。這裏也是借用來作爲鏡的意思。

〔三八〕 月下驚鵲——古代傳說：有夫妻兩人在分別的時候，把鏡子破成兩半，各執一半。後來，妻子愛上了別人，這一半鏡子就變成鵲，飛到丈夫那裏。因此，後人就往往把鵲鑄在鏡子的背上。這裏也是借用來作爲鏡的意思。

〔三九〕 池邊舞鸞——古代傳說：罽賓國王得到一頭鸞鳥，三年不鳴。國王的夫人說：『聽說鳥類一定要看見同伴才鳴的，爲甚麼不放一面鏡子在它面前試試呢？』果然，鸞鳥從鏡中一看見自己的影子，馬上就悲鳴起來。這裏也是借用來作爲鏡的意思。

〔四〇〕 照膽——古代傳說：秦始皇有一面鏡子，可以照見人的內臟。要是照見膽是開的，心是動的，就知道這個人的心變了。

〔四一〕 合歡、同心——扇子的名稱。

校註後記

游仙窟是唐朝早期的傳奇文。

作者的名字，原題『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』。文成是張鷟的字。在舊唐書（卷一百四十九）和新唐書（卷一百六十一）中，都有他的簡單傳略，附在張鷟傳裏面。

據新、舊唐書的記載：張鷟字文成，是深州陸澤人。調露元年（公元六七九年）中進士。最初他做岐王府的參軍和襄樂縣尉，後來調爲長安尉，再升遷爲鴻臚丞。到了開元（公元七一三年——七四一年）初年，御史李全交彈劾他，說他諷刺當時的政治，因此被貶謫到嶺南。從嶺南回來以後，他還作過司門員外郎，不久就死了。他的文章非常著名，當時有人曾經稱讚說：『鷟文辭猶青錢，萬選萬中。』因此被稱爲『青錢學士』。他的作品相當通俗，帶有諷刺性，得到人們普遍的愛好，至於『晚進莫不傳記』。國外的新羅（在今朝鮮東南部）和日本也非常歡迎他的作品，每當有使者來到中國，都『必出金寶購其文』。他的名字更傳到遼遠的突厥。

游仙窟是張鷟早期的作品，所描繪的是一段假想的戀愛故事。也有傳說這是影射他自

己的戀愛，但這僅是傳說，不是很可靠的。可貴的是，這種不爲當時『禮法』所拘束的奇幻的戀愛故事，在中國小說中得到了最初的優美的表現。從形式上來看，游仙窟算得上是一篇相當通俗的傳奇文。其中一部分是詩，有五言、六言、七言各種不同的形式，另一部分是散文和駢儷文的敘述，這說明作者在寫作的時候，曾經受到當時流行在廣大人民中間的『俗講』的影響。小說還使用了大量的口語，如『都盧』、『叵耐』、『今朝聞鳥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』、『昨夜眼皮睜，今朝見好人』等。這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：『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，時語如賺睡婆，可資博識，即其始以駢儷之語作傳奇，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，亦爲治文學者所不能廢矣』（游仙窟序言）。

張鷟的作品，除了游仙窟以外，流傳到今天的還有朝野僉載六卷和龍筋鳳髓判四卷，傳本很多。但本篇在國內失傳已久，長期流行在日本，爲傳入日本的較早的中國小說，對日本文學的發展，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。

日本流傳的游仙窟，有鈔本和刻本兩種。鈔本當中最早的是醍醐寺本，是公元一三四四年（康永三年）鈔寫的，其次是眞福寺本，鈔寫的年代是公元一三五三年（文和二年）。刻本當中最早的是公元一六五二年（慶安五年）的刻本，到了一六九〇年（元祿三年）又出

現了另一個刻本。這裏根據的就是公元一六九〇年的元祿刻本，因為這是比較流行的一個本子。這個本子中一些顯明錯誤的地方，我們盡可能作了訂正。個別有疑問的地方，我們也參考了國內的三個印本：一，古佚小說叢刊本；二，北新標點本；三，汪辟疆唐人小說本。元祿本把正文分爲五卷，我們認爲沒有必要，現在仍舊合爲一卷。

爲了幫助讀者的閱讀，除標點和簡單的分段以外，我們還作了一些簡明的註釋。註釋的範圍，是重要的典故和一些難懂的單字、詞句。但個人能力有限，如有不妥當或錯誤的地方，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指正。

方詩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

